

現實詩叢

第一集

丹會了美國

賀綠汀

現實詩叢

第一集之四

再會了，美國！

賀祥麟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現實詩叢

第一集之四

再會了，美國！

作者 賀 麟

發行人 金 長 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和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一二九弄六號
香港德輔道中三號大華行三樓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月初版（滬）

（一——三〇〇〇）



再會了，美國！

啊，看天邊

是哪裏從人海飛騰起

一片歡呼？

是哪裏在半空中

有一片紅旗在旋舞，

像數不清的萬千條火龍

在火海裏滾動？

而太平洋的巨浪

在和着古國的雷聲呼嘯，

掙脫了鎖鍊的奴隸們

從苦難裏站了起來；

我清晰地看見遠方

祖國的天邊

有一個新的太陽在飛昇，

祖國的兄弟們

正向我召喚：

『回來，你中國的青年！』

再會了，美國！

高貴的美國紳士們，你們

天天說：『這裏是「自由之土」，』

而你們却在替自由掘墓。

法西斯像瘟疫，

在沒有阻礙地傳佈，

魔術師、巫婆們披髮仗劍

嘴裏念念有詞：

『嚇！共產份子，赤色暴徒，

你敢武力推翻政府！』

紅帽子變成符咒，

多少人橫遭逮捕！

於是——

三K黨徒，（註一）夾着法西斯的毒索

大街上戴了面罩

拿起棍棒，手槍和石頭

凌遲了黑人，

也凌遲了自由。

於是——

十一個革命戰士（註二）

站在法庭裏

被巫師們指着：

『這是賣國的叛徒！』

於是——

羅勃遜，人民的歌手

不能有歌唱自由，

音樂會幾百個聽衆

被打得頭破血流。（註三）

再會了，美國！

我不會忘記兩年前

嚴寒的冬天

一個『工人的』團體，

要我去演講，

講題：『東方西方的會見。』

這是『自由之士』啊，

我何嘗知道演講後面

還有主持人在給自由牽線。

『先生，時候還早，

何妨告訴我

你今天關於中國

預備說些什麼。』

『我要說，

中國革命的任務是雙重的：

反帝和反封建。

我要說，苛政猛於虎，

中國人民正在掙脫這兩條

鐵打的鎖鍊。

我要說，我們正在用鮮血

去創造明天，

我們的事情

自己來問，

美國對華的最好政策

是撒手不管！』

『先生，真對不起，

我們絕對不要

你的關於中國的

歪曲的，誤解的報道。』

還有兩位演講員，

一個是歷史教授，

來自大不列顛，

他說：『根據歷史，不用置辯，

中國不是一個國家。』

另一個南朝鮮李承晚的牧師

捏緊拳頭，漲紅了臉

說：『朝鮮站在反共的最前線！』

導演的先生笑了，他說：

『儘量說，儘量向聽衆報道真情，

我們這裏有充份演說的自由。』

而我的心如此痛楚，

而我的心充溢了憤怒，

而我，第一次比一切更清楚地

看見了美國的『民主』。

再會了，美國！

我不會忘記

一個挪威人

住在我房間的對面。

宿舍裏幾十個學生

沒有人理他，

人們說：『這是紅色的奸細！』

他是『紅色的奸細』啊，

因為他曾被納粹

關在集中營兩年，

因為他反抗了美國的傳統

電車裏和黑人擠在一起，（註四）

因為他衣服破爛，

房子裏污穢而零亂，

喪失了紳士們的儀態。

該不是有一次

他的居留簽證要延期，

移民局的老爺問了他：

『你平常愛看什麼雜誌？』

善良的人啊，

他誠實地說出了自己的興趣。

不久以後，有人轉告他：

『你的簽證延期出了問題。』

從阿特蘭大到紐約

帶着一串不愉快的記憶，

他悄悄地走了，

在歐洲，給我來了一封信：

『別了美國，

也別了白眼和受氣。』

再會了，美國！

我不會忘記有一次

我和那個挪威孩子，

一同進城去訪黑人區。

像頑童剝開漂亮的玩偶

第一次看見

裏面只是一堆破棉絮，

我們剝開了一個城市——

阿特蘭大，這『南方之都』！

我們比頑童更要失望

我們看見的是

一串悲慘的，活生生的故事。

善良的人們！我想起童年時

念的『阿麗斯漫遊奇境記』，

只幾百步路，在森林裏

阿麗斯就一下變得那麼小，

她能和兔子先生一比高低。

而這裏，這大都市中的黑人區，

離全市最熱鬧的一條街，

比童話裏的孩子家

離森林還近，

一轉灣，我立刻就進到另一世界，

我震駭於這兩個地區

比童話裏還大的差異。

這裏是黑人區，

這是二等公民的居留地，

告訴我，好心的人們！

哪裏是那些高聳的建築，

櫥窗裏擺着各色炫目的貨品？

哪裏是那些披了輕裘的白色女郎，

手指上閃着透亮的寶石珠光？

這裏，貧窮的街巷，

到處都替黑人們

劃了苦難的標記。

垃圾堆旁，破木板架成的小房子

誰知道一家有多少人

都擠在這黑色的籠子裏？

臭氣——貧窮的韓生兄弟

像長了翅膀

在風裏四面飛揚。

而電燈，電話，自來水

一根線，一根管子

通到四野幾十里外

白人的住區，

却遺忘了眼前這市中心的一角。

是由於好奇，我們

在一家門前停下，

用指頭去扣

那扇煤煙熏黑的門。

多微弱的聲音——

我們屏住氣息，

傾耳去諦聽

裏面送來的細小的足音。

門開了，站在我面前的是

一個黑色的老年女人。

啊，朋友！

要是在沒有星斗夜晚，

在四面滿佈着荒塚的原野，

哪個能不爲這面前的老人所嚇壞？

哪個會說

這是一個有骨有肉的活人？

我們看見了一個

活着的鬼魂——

那一雙深陷的眼，

沒有光，沒有神，像

傳說裏夜半驚起的僵屍，

額上死灰色的皮

到處刻劃了皺紋，

時間在這裏寫下

數不清的年輪。